



## 九旬翁憶百萬日僑大遣返 葫蘆島人以德報怨

# 日婦：中國人心大大的好

■位於葫蘆島龍港區的日本僑俘暫住地原址仍保留着當年日本人修建的平房，現在已成為一片城中村。 于珈琳攝



「中國雖然窮，但槍斃你們的子彈還是不成問題。我們中國人胸懷大度，以德報怨，對你們實行寬大政策……希望你們以後只帶友誼來，不要再帶刺刀來，再見吧！」1946年11月的一天，「中華民國」東北保安司令官部日僑俘管理處處長李修業將軍在遼寧葫蘆島港，以這樣一段激盪人心的話揮別戰敗後滯留在此的日本僑俘。這一場始於當年春夏之交的戰後最大規模僑俘遣返行動，就是著名的「葫蘆島百萬日僑大遣返」。70多年過去了，98歲的葫蘆島老人趙序初至今仍清晰記得當年與他家毗鄰的日僑一家遣返前的生活境況，更記得當年飽受侵略之禍的中國百姓，在物資極度缺乏的窘境中幫助日本僑民回歸家園的那一份慷慨。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葫蘆島報道

## 日僑跨越30年的感恩



■張愷新在「葫蘆島百萬日僑俘大遣返」紀念碑前向記者講述當年葫蘆島人民為日僑提供的人道主義幫助。 于珈琳攝

從2001年開始，就陸續有當年的日僑來到葫蘆島尋訪當年的住地及幫助過他們的葫蘆島人。據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副秘書長、遼寧省葫蘆島市政協文史辦副主任張愷新回憶，當年的葫蘆島港口周圍僅有幾個非常貧困的小漁村，漁民們卻仗義把大米等食物盡量多的提供給在此地焦急等待歸國的日本僑民，很多日僑至今仍記掛着葫蘆島人民的關懷和善舉。

張愷新認為，葫蘆島大遣返創造了戰後從單一港口遣返敵國難民人數的世界之最，更體現了中國的人道主義和國際合作精神。他查閱大量中文獻，發掘出許多當時兩國人民之間感人的小故事。

他向記者講述起一段「跨越30年的感恩」。日僑青木二郎在偽滿時期的興城從事果樹栽培研究工作，與園藝試驗場的中國技術員何洪橋因為經常交流學術問題而成為朋友。日本戰敗後的交困之時，老朋友何洪橋不斷提供幫助，還鼓勵青木二郎拿起筆撰寫著述。1946年，青木二郎一家經歷遣返回國，二人從此失去聯繫。得益於改革開放後中日交流日頻，此時已是日本著名果樹專家的青木二郎幾經尋找，終於在1980年9月3日見到了何洪橋。「他健步走向何洪橋，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緊接着就是同何洪橋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張愷新感慨，抗戰勝利後的百萬日僑葫蘆島大遣返真正譜寫了一曲人道主義的讚歌，體現了中國人民的寬厚與善良。

同時，張愷新直言，遣返日僑是歷史必然，也是中華民族內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間求同存異的一次實踐。東北民主聯軍為此特別成立日僑遣返機構——東北民主聯軍遣送日人辦事處，李敏然出任主任。期間，東北民主聯軍控制區域內20多萬名日本僑俘經安全交接運抵葫蘆島港陸續歸國；國民黨東北行轅日僑俘管理處處長李修業還授意主持創辦了日文報紙《東北導報》，向等待歸國的日本僑俘傳達各種關於遣返的信息及規定。

## 105萬日僑俘從葫蘆島遣返

20世紀開始，日本開始有目的有計劃地向中國東北移民。1936年，日本廣田內閣甚至將把向中國東北移民作為日本的「七大國策」之一，提出了用20年時間使移民總數達到100萬戶、500萬人的計劃。

根據日本政府戰後公佈的數字，日本宣佈投降後，滯留海外的日本人約有660萬人，其中，居留東北（包括內蒙古東部地區，河北省承德地區）的日僑約有160萬餘人，此外還有70多萬日本關東軍，佔海外日人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國華北、華東、華南、香港、台灣等地及東南亞諸國和朝鮮的日僑很快都被日本政府設法接運回國，唯獨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日僑，日本政府遲遲沒有明確反應。

1945年底，美、蘇、中、英、國民黨三國四方確定將所有在華日本僑俘一律有組織地遣返日本。1946年4月中旬，大遣返開始，在東北各地居住羈留的日本僑俘陸續集中到葫蘆島港，從這裡登船啟程，開始了他們歸國還鄉的第一步。至1948年的3年中，約有105萬日本僑俘從葫蘆島港遣返回國。這一舉世矚目的事件被稱為「葫蘆島大遣返」，也成為二戰後歷史上最大的僑民遣返行動。

據統計，1946年開始共有3次較大規模的日僑俘遣返行動。他們輾轉來到葫蘆島，從這裡登船歸國：

- 1、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  
經葫蘆島港遣返日僑俘共158批，合計101.7萬餘人（含日俘1.6萬多人）；其中，當年的9月4日共發4船計15,908人，成為單日遣返人數最多的1天。
- 2、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  
經葫蘆島遣返的日僑共12批，合計2.9萬餘人。
- 3、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  
東北戰事日緊，遼瀋戰役即將打響，瀋陽至葫蘆島的鐵路和公路交通全部中斷，仍有3,800多名日僑分3批乘飛機抵達錦州，經葫蘆島登船回國。至此，葫蘆島日僑遣返工作結束。



■大遣返開始後，葫蘆島每天都有接運回僑返國的輪船進港，最多時候一天有7艘輪船離岸。 張愷新供圖

■1946年葫蘆島大遣返中的日僑及兒童。 于珈琳翻自日文獻

「光復前後，我就住在北街的西廂房。小數田家兩口人就住在我隔壁，男人在我們這裡的日本商會做『煉瓦組合（燒紅磚）』的工作，他的夫人英子是讀過大學的知識分子，人很好。」由於年紀關係患有耳聾的毛病，記者向老人的提問多數是通過寫字完成的，年近百歲的趙老用放大鏡看了一遍問題，就這樣平靜的開場，說起了久遠年代裡的小數田一家。



■98歲的趙序初是葫蘆島的「文化老人」，他青年時活在日本統治，對日本人暴行深惡痛絕，他還向記者講述同伴被送往「731部隊」後接受恐怖實驗的往事。 于珈琳攝

### 日僑區百姓對日人又恨又怕

趙序初老人是葫蘆島興城人，自小住在遼寧古城裡，這座中國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古城也是唯一的方形衛城，曾在1932年遭受日本侵略淪為日偽區，慘無人道的燒殺慘案讓這裡的百姓對日本人又恨又怕。當時已成年的趙老給家人做「賬簿」（會計）的工作，眼見侵略者在自己家鄉的土地上過着豐足優厚的生活，他和很多老百姓一樣，儘管與日本僑民生活在一起，但卻總是膽怯於接觸。但與英子父親共同的愛好——打麻將，讓他有機會漸漸對這個日僑一家有了了解。

「他總是在腰上掛個大刀，沒事來找我打打麻將。」老人說起戰前的一段細節，「我們漸漸熟絡之後，有一天他告訴我他的女婿要去參加『敢死隊』了，在家裡剪下一段指甲和頭髮，留了一張照片給英子。」趙老已經無法記得當時英子父親是用怎樣的語氣向他講述這件事的，他只是很恐懼地告訴記者，「日本『敢死隊』都是用肉炸彈去襲擊美國大兵艦，去參加『敢死隊』就只有死。」趙老怎麼也想不到，從未與他講過話的小數田在臨走前特別來跟他道別，「他說『趙先生，我要走了。』他的意思就是來世見了。」後來，趙老才知道，小數田的一個兄弟已經先他去參加了「敢死隊」。而在趙老近百年的人生中，小數田一家人也真的消失在在大遣返的那一年。

### 優先供給米飯 保證食宿有着落

儘管與僑民一家有了幾次友好的接觸，但趙老和當地百姓始終記得日僑的存在是這片土地的恥辱。直到他再一次偷偷打開收音機，調到日偽區嚴禁收聽的重慶電台，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日本戰敗了。彼時，已經移居在葫蘆島興城的日本僑民得到消息後驚慌失措，「甚至有的人嚎啕大哭。」其實，趙老在此後聽傳聞說，在康德十一年（公元1944年）前後，「日本內部就有文件，要讓留在中國的日僑多注意一些滿洲朋友，以便回國後做好準備。」儘管有此先兆，很多日僑仍感被遺棄，甚至感到前途無望而自殺。

這之後，日僑的地位和生活一落千丈，和很多人一樣，英子家要趕快想辦法活下去，「那時候日本女人都會做一種叫『饅頭』的日式點心，到街上的中國人家敲門叫賣。中國人家一開門，她就行一個日本大禮。」而其實，那時的中國人家也非常貧困，但幾乎每一戶都會或多或少拿出一些接濟這些日僑，「英子賣到我家時候，對我說『你們中國人心大大的好！』」趙老說到這，輕歎：「我覺得中國人真是太偉大了，我們都很日本人，覺得他們該殺，但回頭一想他們都完蛋了，也就算了。」

日本投降後，作為東北唯一遣返港口的葫蘆島港周圍不斷湧入大批來自東北三省各地的日僑俘，他們其中身份地位較高的住進了興城的大和旅館（現時的興城療養院），配備有醫療等設施，「我們那時吃不上的大米飯都盡量優先供給他們。」趙老說起當時的情景，「但是這些日本人還是很恐懼，因為當時其他地方傳出虐待日本僑俘的事。但是葫蘆島人不但沒有虐待，還供給他們吃住，有病治病。」

### 返國後視葫蘆島為再生之地

戰後的統計數字顯示，當時入境待運的日僑俘在葫蘆島停留時間短則7天，長則半月，甚至一週至半年。期間，日僑俘所需食物全部由當地人供給。僅按105萬日僑俘每日食用2.5公斤糧食，共需262.5萬公斤糧食，而當時葫蘆島周邊地區的糧食年產量僅為400萬公斤。

正是由於葫蘆島人的無私奉獻，很多日僑在歸國之後將葫蘆島視為他們的再生之地，甚至很多在此期間出生的日僑二代將葫蘆島稱為「故鄉」。日本方面在戰後編撰的《滿洲國史》也這樣寫道：「並沒有因此發生由於戰爭結束，對日本人進行民族報復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國人、朋友們，同情日本人的悲慘處境，救濟危難，庇護以安全，或者主動給以生活上幫助的事例層出不窮。」



■「葫蘆島百萬日僑俘大遣返」紀念碑，清楚記載了遣返人數為1,051,047人。 于珈琳攝

